



报告文学：

时代、历史以及“具体的人”

□崔庆蕾

作为现代文体之一种,报告文学被称为文学的“轻骑兵”,被视为时代的“晴雨表”,以求真求实的方式直面时代巨变、记录重大事件或塑造人物。这种纪实性和在场感成为这一文体有别于其他文体的特殊之处。回望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的300多部参评作品,更加清晰地凸显出这一文体在新时代文学中的独特价值与意义。对当代中国山乡巨变的深描细刻,对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的及时追踪,对优秀英模人物的生动塑造,对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的深度调查与反思,成为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参评作品的几个重要主题向度。这一特点不仅体现在获奖的几部作品中,同时也是具有整体性的写作趋向,显现出报告文学创作在主题选择上主动拥抱时代的自觉性。而更令人印象深刻之处还在于,报告文学作家不仅敏锐感知时代变化,心怀“国之大者”,更在表达手法、叙事结构、人物塑造等方面精心设计,通过丰富多样的文学手法,耐心细致的文学叙事,努力增强作品的故事性与可读性,扩展作品的思想容量与认知价值,不断提升作品的文学品质。

—

陈启文的《穿越人间的象群》是一部关于“云南亚洲象北迁南返”事件的调查笔记,也是一则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录。作品所叙述的“云南亚洲象北迁南返”作为一个公共事件已广为人知,陈启文写作的着力点不仅仅在于打捞这一事件的丰富细节,打开这一事件的内部场景,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一个历史与现实、人与自然的多重关系架构,形成以具体事件为中心的多维立体的叙事结构,从而展现生态问题的历史脉络及其复杂性。在“引子”中,作者深度追溯人类史与不同种类大象的演化史,在生态共同体视野中讲述人类与大象的

历史渊源及相互关系。而在对迁徙事件的追踪中,也将与此相关的村民、生态保护者、政府机构等多方的立场与行动叙述出来,形成一个有关生态的复杂场域,从中可以窥探生态变迁以及新的生态保护体系和理念的新形态。而这一切叙述,均建立在扎实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为了完成这一写作,作者多次深入雨林深处,进行了漫长的实地探访以及对于事件亲历者的深度采访。“象群在北上南归途中走过的每一片森林、每一条山谷与河谷、每一个城镇和村寨,我们都走到了。”在这部作品中,构成叙述主体的不单单是作为写作者的作家,更是沈庆仲、岩罕陆那样长期投身其中的生态保护者,以及马万新、刘艳丽这样的迁徙事件的见证者。他们的陈述与作家的叙述一起,构建起这部多元丰富的文本。

梁鸿的《要有光》带有鲜明的社会问题意识。作者以敏锐的洞察和锋利的笔触剖开青少年群体的成长隐痛。作品以不同地区和不同规模的城市作为观察对象,借助与主题有关的不同社会组织作为观测点,通过大量的调查采访,将一个颇为隐性的关于青少年成长的社会问题呈现出来,使之从习焉不察的状态浮出水面。作者以深入的田野调查与深切的同理之心进入每一个被围困的青少年的精神世界,描摹出他们被期待灼伤、被爱禁锢的心灵图谱,层层剥解家庭内部与社会整体的多重病象。作品对于“爱如何走向反面”的追问以及“要有光”的呼唤发人警醒,启人深思。

丁捷的《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是讲述英模人物故事的优秀作品。作品以军人音乐家俞晓冬的感人故事为核心,抒写不屈的生命斗志与充满奉献的大爱精神。面对突如其来的重病,这位军人不仅没有消沉,反而凝聚起微弱的生命力量,点燃自己,照亮他人,展现出令人敬仰的人格力量。在叙述上,尽管已有大量细致

的采访,但作者并没有以一种全知视角展开,而是采用了采访者与被采访者的双重视角来交叉叙述,形成双线结构。俞晓冬本人的叙事视角主要讲述其成长经历,呈现一个具有伟大人格的人是怎样生长和炼成的,以及在此过程中所经历的心灵涅槃。相较于采访者叙述的外在性视角,这一回归到人物本身的内在性视角将人物精神和心理的纵深图景更为细腻地呈现出来。而作为采访者的叙述视角主要围绕其患病后所发生的人生故事展开,展现这位英模人物的现实抉择与积极行动。两重视角在文本中相互交织、内外同构,使得人物形象更为立体丰满,充满打动人心的力量。

季栋梁的《西海固笔记》是书写当代中国山乡巨变的优秀文本。作品以宁夏西海固为样本,展现了脱贫攻坚伟大工程的艰巨性、不凡性以及必要性。季栋梁的叙述并没有停留于描述一种作为结果的状态,而是以个人之体验和细致观察写出时间和空间上的前后之变。西海固的历史与现实时间的两端,成为显影变化的坐标。作者用大量生动的个案故事讲述变化发生的方式与过程,用大量走访调查数据显示变化之剧烈,生动书写近几十年来在这片西部土地上所发生的堪称奇迹的伟大变化。

火热的时代生活构成重要的写作向度,回望历史来路,重勘与重述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历史事件亦成为报告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方向。在这方面,胡松涛的《遵义三日》堪称代表。这部作品聚焦于遵义会议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述这一段艰难而光辉的历史。作者通过查阅大量资料,重回历史现场,深度溯源遵义会议召开的历史动因、政治语境以及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尤其梳理了毛泽东在建党初期的几次政治上的起落,由此论述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宏大的历史叙述之下填充了更为微观的细节内容,赋予具有共识性的历史结论以更为清晰的内在逻辑。

二

除了5部获奖作品,本届参评作品中还有许多富有特点的优秀文本。在生态书写方面,王国平的《地球友好,你在奔跑》以“三维一体”的方式书写新时代的生态故事,其中既有对“千万工程”这样具有示范性的乡村治理行动的追踪,也有关于“蓝色循环”“蚂蚁森林”这种事关海洋生态、陆地生态的自然治理行动的书写,多维度呈现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路径。房伟的《太湖万物生》从多角度书写太湖,将历史人文、风物民俗、自然生态融为一体,以跨文体叙事手法构建出一个立体丰饶的文学太湖。在历史书写方面,韩毓海、陈澜的《红楼——北京大学与共产党的创建》借助大量的史料叙述了党史与北大校史的深刻关联,尤其彰显了知识分子在党的创建早期历史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康岩的《他们让真理穿越时空》以几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家为人物核心,钩沉历史长河中的先驱者群像,展现早期革命的艰辛道路以及先辈们的伟岸人格。在以优秀人物为中心的作品中,鲁顺民的《将军和他的树》以朴实细腻的笔触讲述了将军张连印退休后回乡义务植树的故事,从军营到乡村,奋斗者的精神永不褪色。

综观本届报告文学参评作品,除了在重大主题上积极探索之外,同时涌现出一些新的写作趋向与特征。一是新大众文艺创作展现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一批新大众文艺写作者用朴素的笔触写下自己的人生故事,令更为宽阔的时代经验进入文学文本。比如,外卖员王晚《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以个人真实的生活经验为根底,讲述女性外卖员在都市中的艰辛生活,刻绘出这个群体的生活图景与精神肖像。袁凌的《我的皮村兄妹》集中书写了皮村新大众文艺写作者的群像,对于“皮村文学小

组”及其成员进行了详细的描绘与介绍,是对新大众文艺写作者群体的一次生动画像。二是在深入爬梳史料的基础上,一批着力重述历史人物的优秀传记涌现。比如,张培忠的《赤心擎海:郑成功传》重新塑造了郑成功这位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展现了这一历史人物的更多生命细节。易彬的《幻想底尽头——穆旦传》以多年研究穆旦的学术积累为基础,对穆旦这一文学人物进行了重新叙述,扎实的史料与考证,既带来更多故事与细节,也推进对于人物本身及相关历史的认知。三是问题意识更加鲜明,更多作家自觉以深入的社会调查勘探社会结构体系中的问题,推进了读者对相关问题的关注与讨论。比如,与《要有光》对于青少年成长问题的关注相似,李燕燕的《“隐形”的孩子——关于“校园霸凌”的社会观察》同样关注青少年在校园中的成长问题。该书由正篇和外一篇组成,后者《长大的他们——大龄孤独症患者的社会融合之路》揭示了大龄孤独症患者的生存困境,体现了作家的忧患意识与责任担当。四是在叙事上,作家们摒弃单一视角和线性结构,采用多视角的叙述方式和多元化的叙事结构,努力呈现人物或者事件的丰富肌理与多重面向,赋予作品更强的可读性和文学性。五是作家们以更加严谨的态度求真务实,以脚步丈量大地,深入时代现场,在对事件的深度追踪与调查中,获取最全面的事实资料,由此增强了报告文学叙事的深度与厚度。

作为纪实类文体,报告文学在书写时代变化、彰显时代精神上具有独特的优势,本届报告文学参评作品展现了这一文体在新时代文学创作中的活力与价值。但也应看到,当下的报告文学创作依然有着继续生长和改进的空间,需要在题材视野上更加开阔,在表达方式上更多创新,在思想认知上更加深刻,才能创作出更多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优秀作品。

(作者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执行主编)

诗 歌：

在艺术锤炼中探索诗意、叩问生命

□陈培浩

鲁迅文学奖是代表我国最高荣誉的国家级文学奖之一,每届获奖作品都广受读者关注。鲁迅文学奖颁奖也是对近4年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集中检阅。在诗歌这一体裁中,本届有近300部诗集参评,几乎囊括了近年中国诗坛最有实力的诗人和诗集,代表了4年来中国诗歌主题、思想和艺术的多样探索,因此也是观察4年来中国诗歌动向、艺术风貌和整体探索的重要窗口。下面从获奖及提名作品评述、参评作品整体动向、获奖作品的艺术启示3个方面进行论述。

凝望时代、叩问生命

获得提名的尤其是最终获奖的诗人诗作,主题、风格、艺术路径各有不同,但都诗中有情、笔下有思、味之有韵,都在语言和艺术锤炼中凝望时代、叩问生命。

梁小斌的诗壁立千仞,简洁坚硬,以自然意象表达着对历史、生命和人格精神的思索和坚守。作为朦胧诗代表诗人,梁小斌曾凭借《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雪白的墙》等作品而家喻户晓。诗集《又见群山如黛》呈现了资深诗人的写作韧性、耐心和艺术创新的意志。诗风于赓续中有新变,简洁柔韧、骨力遒劲,在时代的变幻中追问着生命的意义。

叶玉琳是来自闽东的“海的女儿”,《入海的长笛》是她献给大海母亲的深情诗篇,是“闽东之光”的独特呈现。诗集以海洋为主题,以饱满的激情书写海洋内在的精神风景,展现了渔民群像、闽东风俗,以及向海而生、人海共生的海洋精神。诗人将现实的海、审美的海与哲思的海融为一体,技艺虚实相生,气象庄重辽阔,为中国当代海洋诗歌的创新性表达作出了有力探索。

王计兵最初以《赶时间的人》感动读者。《低处飞行》延续了他书写现实、书写劳动、书写凡人经验的题材方向,以及那种以温情面对困顿、以

坚韧面对苦难、以向上的灵魂面对生活磨砺的精神姿态。王计兵的诗,是当下时代的劳动者之歌,语言质朴,情感真挚,直抵人心。他并不经营精密的诗歌技艺,也不作淋漓激昂的浪漫主义呼告,令人动容处,往往在细节、对话和场景的真实感与鲜活性。他的写作再次证明了真诚的力量、真实的活力以及坚韧的力量。

江非是当代诗坛的实力派。《大地为万物彻夜生长》是一部面向自然、面向劳作、面向觉悟的沉思之作和精神升格之作。江非诗艺精纯,语言结实、诗风纯粹。他的写作在词与物的复杂关系中盘旋,在琐屑日常和细碎叙事中开掘通往生命的幽深小径。曲径通幽处,有词物互照,有万物低语,有山河辽阔,有天地澄明,如清风吹拂,如明月朗照。

张二棍的《我愿埋首人间》是行走于大地、旷野和人间的语言结晶。他写凡人歌哭、人间百态、大地沧桑、疼痛与觉悟、苦难与悲悯。他目光注视着无数卑微个体的沉默、悲辛和坚韧,体现着鲁迅“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的情怀。他的诗有生命的自审、自由和自觉,他的语言朴素、克制、沉郁又锋利,拓展了当代诗现实经验表达的饱和度、辨析度和表现力,使诗艺探索、现实在场和精神情怀得到很好的综合。

其他获得提名的作品也各具特色、各有探索,和获奖诗集共同体现了近4年来中国诗歌思想、艺术探索的多样性。

姜念光是军旅诗人代表。他的诗歌语言既有青铜般的坚硬质地,又有钢琴曲般的抒情品质。“钢琴”与“步枪”是琴心与剑胆,《钢琴与步枪》兼具刚健与抒情的双重品质,黄礼孩是具有虔诚诗歌信仰的诗歌信徒、当代诗歌的探索者和中外诗歌交流的有力推动者。《时间灯塔》内敛、细腻、精致而蕴含创造的爆发力。诗里既有徐闻菠萝种植地的风光和南方的海洋记忆,也有诗人对时间和生命的喟叹以及对当代诗艺的个人探索。古马是当代西部诗人的重要代表。《宴歌》是当代西部诗

歌又一独特的表达。诗人在塞北高原、白雪大漠和萧萧玉门关等自然地理意象中直面时间、感悟生命、沉淀哲思,用语言构造一片属于诗意和精神的西部空间。龚学敏的《白雪与挽歌》以东北抗联英雄为书写对象,将历史的沉雄和抒情的冷凝,理想主义的激情和英雄挽歌相融合,是红色题材诗歌与现代主义诗艺相结合的独特探索。周庆荣是中国当代散文诗的探索者和推动者。其写作将现实关怀、人文情怀和精神隐喻融为一体,“凝视”勾勒了一个精神探路者的生命姿态。《凝视》获得鲁迅文学奖提名,是散文诗这一文体的重要突破。

多元性、现实性和探索性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体现出多元性、现实性和探索性的总体趋势与特征。

多元性是指本届参评作品从作者身份及年龄构成、题材和审美风格以至诗学路径等方面,都呈现出多元共生的局面。获得提名的诗人,既有梁小斌这样从朦胧诗时代就成名的资深老诗人,也有张二棍这样的“80后”诗人。“60后”“60后”“70后”“80后”共同登场。题材上,现实题材、军旅题材、边地题材、红色题材、自然生态题材,各美其美。在艺术探索上,朦胧诗学、西部诗学、南方诗学、红色诗学等诗学路径的探索百花齐放。

现实性是指本届参评作品尤其是获奖、提名作品,呈现出鲜明的现实指向、现实关怀和扎根生活、呼应时代的创作趋向。现实性首先表现为题材的现实性。王计兵和张二棍诗歌的现实感、现实气息就是通过题材的现实性得到直观呈现。王计兵写穿街过巷、争分夺秒的外卖骑手及其所观察到的生活。读他的诗,不能不感到一种正在每个人身边发生的现实扑面而来。张二棍的诗以冷峻的目光、克制的诗笔写旷野大地上来来往往的普通人,写生活的苦难和磨砺,写底层的悲辛

和坚韧。这是另一种常常被忽略,却又挥之不去的现实。现实性还表现为思想和情怀的现实性。思想的现实性是指写作者思想格局和观念视野的现实指向和关怀。没有思想的现实性,题材的现实性,作品不可能真正动人。王计兵、张二棍诗歌的现实题材背后都深藏着现实思想和现实情怀。反过来,很多诗人虽未直接书写现实题材,但思想和情怀的现实性,使其诗歌同样不失去现实品格。比如,梁小斌的诗歌虽偏向隐喻和象征风格,但背后依然包含着对时代以及时代中的人的追问,因而同样具有现实性。这也表现在叶玉琳的海洋书写和江非的自然书写中。叶玉琳的海洋和江非的自然,背后都有现实,都有深具现实重量的生活经验、文化内容投射在他们所书写的对象上。同样,姜念光的军旅书写、龚学敏的红色历史书写、古马的西部书写、黄礼孩的南方书写、周庆荣的散文诗书写,背后也都有现实的思想洞察和经验重量。

探索性是指本届参评作品尤其是获奖、提名作品,表现出一种在语言、思想、审美上不甘平庸、勇于更新范式的共同倾向。梁小斌探索着朦胧诗学的崭新表达,他的诗歌证明,朦胧诗不仅是一种诗歌史上的潮流,也是依然充满生机活力的艺术风格和诗学可能。叶玉琳探索着海洋诗学的中国方式,她的诗歌证明,西方有西方的海洋诗,中国诗人更应探索洋溢着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海洋诗。王计兵和张二棍都孜孜不倦地探索着现实诗学,他们以各自的方式阐释了现实的丰富性、血肉性和诗性。江非的诗歌证明,中国的自然诗学赓续古老的山水诗学,又在当代的精神语境中焕发出丰沛的活力。

诗意探索与精神追寻

获奖及提名作品也给诗歌创作带来丰富的启迪:好诗歌必须关乎时代、现实、心灵,也必须进行有效的诗意探索、生命追问和精神追寻。获

得肯定的作品,无疑都在这些方面有着令人瞩目的表现。

梁小斌在《又见群山如黛》中写道:“确有一道/散发松脂气息的木制栅栏/从山脚/我的脚下/向山顶延绵”。这不仅是在写实,也带着隐喻:“确有一道散发松脂气息的/木制栅栏/临近峰巅/终被置换成一堵/雕栏玉砌/它已环绕着群山如黛”。世变时易,环绕群山的从木制栅栏变成雕栏玉砌,诗的最后一节,“我偎依/我扶持/我也是一根能够站住的围栏”,围栏超越了其物质性,因此成为人在时间冲刷下精神坚守的象征。这里包含着诗人的精神境界,一首好诗必须凭借着真正的精神气象。

张二棍在《让我长成一棵草吧》中写道:“哪怕孤独,哦,哪怕孤独/也要保持我的青/从骨头里蔓延,由内而外的/青。这是一株草的底线/哪怕被秋风洗白,也请你/记住:我曾经青过/白的,是我留在这尘世的/骨骼”。这是诗人的精神宣言。张二棍写人间万象固然动人,但这里对青草那种自内而外的“青”的坚守,则更展示了诗人内在的精神空间。

又如江非,他在《那些并不存在的事物》中写道:“经常是那些并不存在的事物/在夜晚,在黎明/来寻找我们”。只有敏感且有精神禀赋的心灵,才能觉察到并不存在的事物:“那些沉重的来减轻我们/下降的,来升起我们”。这里修辞的悖论带出了某种精神的觉悟:只有经受住沉重事物的考验,生命才能逐渐变得轻盈;只有接受生命某些部分的下降,真正的精神境界才能得以提升。这些哲学性的内容,被诗人之笔所感知和捕获。

优秀的诗歌,必然是能探入生命内部的诗歌,是能由外而内的诗歌,是具有真正的精神气息和气象的诗歌。优秀的诗歌是现实性、时代性与生命性、精神性的结合。这是颠扑不破的,是热爱诗歌、追求诗艺者所必须一直遵循的道理。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